

宗大师在《入中论善显密意疏》中引证了《亲友书》为教证去宣说六道的众生因为自身业障轻重的差别，当他们同时瞻望潺潺流动的恒河清流时，六道有情的见相则有天壤之别。宗大师把六道众生分别所见到的火焰、脓血、宅舍游道、净水、武器、甘露、虚空等所见，都认同为色处，并认许这六种所见都是名言量。这种注释跟其他诸位雪域的中观论师有比较大的分歧，所以我们在下面就对这些问题稍作观察与研习。

宗大师是雪域公认的文殊菩萨的化身，其断证功德自然也是非比寻常，他的甘露教言自然也会有权宜说与实说即了义与不了义之别的，圣意难测。所以言劝诸学人，在观察研习的过程中务必要对宗大师本人恒修净观。过去高僧大德们之间的那些辩论是超离增损，但求佛法真实义而作的智慧摩擦，这样能生起超世离俗的本智光芒，来照明我等薄地凡夫在漫漫无际的轮回幽林中通向解脱的圣道。也算是用慈雨悲水来滋润我等荒凉枯竭的心田和启动我们尘封悬远光明如来藏的一种不共显化。我们在这里也只是为了培养和展开诸学人各自独立思考的双翼去翱翔广阔无垠的法界虚空，才去深入研习一下这些古德们深奥难测的语录。

当然对佛陀教法如理如法，不偏堕自方也不诽谤他方，以刚正不阿的立场去深入研习经论，并做一些如理的辩论是完全开许的。

诚如佛经云：

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

如炼截磨金，信受非唯敬。

马鸣菩萨也在《佛所行赞》中说：

是故当审谛，观察真法律，

犹如炼金师，烧打而取真。

为了能更好的理解辩论的内容，我们先来观察了解一下宗大师在《入中论善显密意疏》中所谈论的相关内容。

宗喀巴大师在《入中论善显密意疏》中解释说：

如同有翳诸眼根，鬼见脓河心亦尔。

如有翳眼根，若引幻事，影像等喻，答辩之理应亦尔。又说饿鬼于江河处起脓血心，亦应知同前。此中法处之五种色，非实事师宗假立，是经中所说，自宗亦许有。故虽无骨锁而明见之骨锁，如同影像当许为有色。然此唯是意识所见，故非色处摄。亦非余九有色处，故是法处之遍计所起色。眼识所见毛发，则如影像是色处摄。饿鬼见河为脓血者，是彼眼识所见故亦当立为色处。

摄大乘论亦云：

鬼傍生人天，各堕其所应，
等事心异故，许义非真实。

其等事为何，及各别见之理，摄论中俱未明说。

无性释云：

‘于一河事，自业变异增上力故，饿鬼所见充满脓血等处。鱼等傍生即见宅舍游从道路。人类即见甘清冷水，沐浴饮渡。入空无边处定诸天，即见虚空，坏色想故。’

若作是念，此诸众生所见是名言量，若于一事有量成立诸相违事，则脓血与非脓血应不相违，量所成立亦不可信。若彼论义作如是解如是安立，许量不可凭信，此实非理，当如何释？此是智者之疑问也。答：若执彼解即是论义，说量所成立不可凭信者，则不可说：‘吾于此义亦如是了解。’是即毁谤一切正量，极不应理，

“今先说喻，如有善持明咒者，虽触炽燃铁丸而不烧手，将彼铁丸取于手中，身识虽亦缘彼铁触，然不生感觉极烧热相之识。是因用咒水洗手为缘也。其无彼咒力者，则生觉彼铁丸为极烧热相之识也。如是烧触与不烧触，俱应许是彼一铁丸之触尘，二身识量，此一量所成立之触尘，非彼一量所成立者。故虽许彼二俱是量，然非此一量之所成者，即彼一量之所破也。如是于一河处，河之一分，由鬼昔业增上力故，见为脓血。河馀一分，由人昔业增上力故，不现脓血，现为可饮可浴之水。彼二俱是河之一分，由饿鬼眼识量所成立义与人眼识所成立义，事体各别。故非一量所成立义，馀量即成立为彼相违事。

《亲友书》云：

‘诸饿鬼趣于夏季，觉月亦热冬日寒。’

亦说饿鬼由昔业力，夏季觉月光触尘为极烧热，冬季觉日光触尘亦极寒冷。人则觉日光为热相，月光为凉相，全不相违。此二亦非一量所量之热触，即馀量所量之寒触。此二亦俱可立为日月光之触故。论中亦云：‘等事’故不应不审观论义，略得粗解便以为足也。”

在荣顿大师的《亲友书释——善趋解脱阶梯》中说：“对现相的一事六道有情因各自的不同业障所致，使其产生六种不同的见相。这也是因为各自善恶业障的差别使其有诸多不同的见相。譬如，对任一一则显相的事物，饿鬼因为业障深重的缘故，瞻望其事则见为脓血，人道众生则因为业障次重见其为清流，天道的众生因为业障较为清净则见其为甘露。

此处有仁者注释时不言一事呈六相，却说是六事现六相，这种注释有悖《摄大乘论》的金刚密意，也不符合无性论师对《摄大乘论》注释的金刚密意，也有悖于佛经。

无著菩萨在《摄大乘论》中云：

鬼傍生人天，各堕其所应，

等事心异故，许义非真实。

无性论师注释《摄大乘论》的金刚密意时云：‘于一河事，自业变异增上力故，饿鬼所见充满脓血等处。鱼等傍生即见宅舍游从道路。人类即见甘清冷水，沐浴饮渡。入空无边处定诸天，即见虚空，坏色想故。’

佛经中也说：“一事心有异。”

佛经中明确地说：“一事心有异。”《摄大乘论》中明显提及：“等事心异故”，无性论师的注释中也说“于一河事”，如述的诸经论中所说的‘一事’、‘等事’、‘一河事’都说明一事却呈六相，仁者却注释成六事呈六相，这难道不是与诸经大论背经离道吗？

再说‘一河事’量其为水时要成立其余诸事体分与水质共俱的说辞是根本立不住脚的，这种说辞也会遭到因明学中所谓的“可现而不可得因”的妨害损毁。

若仁者转言说：这是因为不同的业障相互遮蔽故不俱见。驳斥：对一个人当亲怨二人同时量取时虽有悦意与不悦意二事同时并俱，但亲怨二人各自不能一时量取悦意与不悦意二事是因为不同业障互蔽所致的言辞是经不起法称论师正理的挑战的。

还有月称论师在《入中论自疏——菩提心现前地品》中说：

如同有翳诸眼根，鬼见脓河心亦尔，

总如所知非有故，应知内识亦非有。

如同前说：

由有翳根所生识，由翳力故见毛等，

观待彼识二俱实，待明见境二俱妄。

如是等类皆当了知。如所知无自性，如是带所知行相之内心，当知亦自性不生。

如云：

不知非所知，彼无知亦无，

是故佛宣说，知所知无性。

又云：

诸识同幻化，是释尊所说，

彼所缘亦尔，决定同幻事。

故执内识实有及谤外境定无，将堕险处。唯诸善士修大悲行，以教理密咒为挽持，使不颠堕。如是已说若离外境定无内识。

仁者也应该善加思维一下月称菩萨在论中使用譬喻的用意究竟在哪里。按照仁者的解读月称菩萨亦应堕喻不达义的负处，日轮也应具黑质，这样则又与佛经相违。

佛经云：“日轮现前时黑暗则无有是处，黑质则不可现见。”

按照仁者的解读还会犯明暗并非为互绝相违的过失。尔等的解读令月称菩萨为了说明心外无实事义，并以一事呈六相的譬喻来说明是不如法的。月称论师应该用一个六事呈六相的譬喻来作说明，那月称菩萨为何不用一则六事呈六相的譬喻却用一则一事呈六相的譬喻呢？尔等的解读实际上与自宗大力声称的“一切法唯由分别假立”；“名言中亦不许有自相。”的言论有偏堕妄语之嫌的过愆。

寂天菩萨在《入行论——护正知品》中云：

实语者佛言：一切诸畏惧，

无量众苦痛，皆从心所生。

有情狱兵器，施设何人意？

谁制烧铁地？妖女从何出？

佛说彼一切，皆由恶心造。

是故三界中，恐怖莫甚心。

仁者似乎对《入行论》上述的金刚密意或若置若罔闻，或若未曾经耳。对诸经大论的金刚密意如是轻举妄动的所为实属愚騃至极，不得倾耳聆听。